

吉林人民出版社

心灵驿站

张其成 著



—xinlingyizhan

心灵驿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驿站/张笑天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6-04384-4

I. 心…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756 号

心灵驿站 XINLINGYIZHAN

著 者:张笑天

责任编辑:郭美英 桑一平 电 话:0431-5649689 封面设计:翁立涛
gmy_7@163.com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649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3.25 字数:35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84-4/I·293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三杯茶

——《心灵驿站》序

我喜欢喝茶，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生有如饮茶，第一杯是青春，甘甜，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苦味甚浓，喝到最后人也老了，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但人也更清醒了。

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不管怎样，甜果也好，涩果也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

人都是要做梦的，尽管每个人的梦各不相同。梦既是荒诞诡谲的，也是飘忽不定的，聚则成形，散则化为乌有，也有的时候梦也能尘埃落定，在哪怕是贫瘠的土地里植根。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谈文色变”地步时，我结识了李守田，他和我一样，是语文教员，此公有才华，文学功底厚，不过有点桀骜不驯，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才气四溢，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迄今犹记得有“常慰谪仙居隔壁”之句，他立即回了一首，有“愿同簪字学敲钟”之语，诗文往来，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可能是物以类聚吧。

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时节，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36万字长篇小说《白山曲》几乎断送了我，

“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他劝我不要气馁，不要指望一鸣惊人，文学既然是爱好，就让经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你便没有烦恼了。这话打动了，我重又编织起了我的文学梦。

世事浮沉，春光易老，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种瓜记》，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今天看来，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

歌德曾经说过，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需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他说得多中肯啊！多少年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那不时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才是我的一切。有人说，真正有素养的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作品时，常常有如含羞草。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我一向宣称，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真实，尽我的力就是了，我做不到天马行空。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我就很满足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而是坎坷的经历、甚至包括灾难，养尊

处优和平静的象牙之塔里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幸事。人的一生中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链条上纽结着所有痛苦、挫折、彷徨、迷惘、欢乐、成功，这些构成了我生命的乐章，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人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肖伯纳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擎在我们手中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综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我不敢说我收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我从事创作以来，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有笑脸、鲜花和奖杯，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视之为平常事。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宠辱不惊。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这12个字是对自己一生的诚勉。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母，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这很可悲。

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也不存非分之想，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成瘾，欲罢不能，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那么，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

外之物，计较它做什么！我常常在工厂、农村、学校，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的读者，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我很满足，我为他们而写作、为他们而活着，值得。历史、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不知你观察过没有，婴儿出世总是握紧拳头，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这大约是先哲们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那你还争什么！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诺贝尔会作何感想？

张笑天

2003 年 12 月于长春

目 录

散 文

与寂寞为伴	3
康复散	11
我的妻子有“福相”	18
从历史的夹缝中诞生	24
我是谁	37
天真的海	40
飘浮的梦曾在古渤海国植根	43
雷蕾是雷振邦最得意的作品	46
长白山寄语	54
抱负与知识的绵延	
——忆我的老师果鸿路先生	57
小溪清清	61
现代文明的死角	63
李前宽肖桂云写真	66
海南万古真吾乡	
——游五公祠随想	70

目 录

我是鲁迅先生的“望门弟子”	74
生活的羽翼	78
从雁鸣湖畔启航	81
绿色植物王国	83
滇池遐想	85
黄山浮想	89
都江堰感怀	93
我怕宣传 让我自己说	95
海冬青	104
人生驿站	113
恬淡的旧事	120
胡乔木印象	123
舆图执掌录	132
小白楼春秋	139
孙中山先生失落的梦	143
童话	145
清风一缕	148

目 录

随笔杂文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	153
名人效应面面观	155
小议“拍马”	160
清平世界	163
拜年种种	168
“宠辱不惊”思辨	172
诺贝尔文学奖的困扰	
——中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176
孔夫子是“还乡团”?	181
沐猴而冠	183
心灵的巨人	185
什么时候纳税人可以拍胸脯	189
向往“文如其人”	193
法律与行政的中间地带	195
话说“下海”	198
“展卷有益”与“尽信书不如无书”	200

目 录

名人垃圾	202
谋略与钻空子	205
千年思绪	210
源清流洁 本盛末荣	212
“齐家治国”琐议	214
先做人,后为官	217
人格、品格泛论	219
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223
治家严者 治国必廉	226
人无忧,故自寿	228
传递人类善良基因密码的天使	230

域外游记

华盛顿印象	235
“我爱纽约”	242
疯狂的芝加哥交易所	249
今日珍珠港	254
美籍华人今昔	257

目 录

第五十颗星	
——夏威夷风采	262
电影城好莱坞	269
比利时风情	276
莱茵河,绿色的梦	287
飞越阿尔卑斯山	290
接近北极圈的风景	
——加拿大琐记	301
巴黎的疯狂	308
滑铁卢记事	315
戊辰中秋,拿破仑和坚果	319
香港的脉搏	324
加拿大的“小天使”	331
德国之旅	336
从好莱坞的“独霸”引发的思考	346
密执安湖畔的记忆	349
尼亚加拉瀑布	358

心灵驿站

散文

与寂寞为伴

康复散

我的妻子有『福相』

从历史的夹缝中诞生

我是谁

天真的海

飘浮的梦曾在古渤海国植根

雷蕾是雷振邦最得意的作品

长白山寄语

抱负与知识的绵延

小溪清清

现代文明的死角

李前宽肖桂云写真

海南万古真吾乡

我是鲁迅先生的『望门弟子』

生活的羽翼

从雁鸣湖畔启航



与寂寞 ——为伴

父亲走了快 20 年了，忙的时候倒不觉怎么样，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有时还与我对话，我知道这是我想念他了。1985 年末，他因患蛛网膜下腔出血在营口我大妹妹家去世，我乘夜车赶到医院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一句话都没留下来，他走得很寂寞，如同他晚年是在寂寞中度过的一样，我们兄弟姐妹都忙于各自的工作，谁都没有好好地陪他说说话。我想起了妈妈生前常说起的那句话，她说父亲最好是死在母亲前边，会有人管他，他倘若后死，哪个儿女会得意他？母亲怕他那时会很可怜。确实，文化大革命对他心灵造成的创伤几乎是无法愈合的，他有时会呆呆地在窗前一坐几个小时，目光呆滞。他很怕人，有时无缘无故地压低声音，惟恐有人窃听。在妹妹家的日子里，他与邻居家一个癫痫病儿童相依为命，他们一起晒太阳，一起散步，一起下象棋，分糖果不均还要和孩子斤斤计较，他的笑声只有在这个病儿面前是无保留的。后来那个孩子还是死了。我感动于他们这不带功利和世俗法则的忘年友谊，以这一老一少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叫《寂寞的蝴蝶》，发表在《鸭绿江》杂志上，后来我儿子张夷非把它改成了电视短剧，是请北京人艺的马群出演退休老教师的，看了后催人泪下，我们兄妹都很容易在人物身上找到父亲的影子。这是我用一种独

特的方式来纪念他的。

我的父亲是个平和、善良、没有多少棱角的人，他胆小怕事，用妈妈的话来说，走路都恨不能用尺子量，干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老守田园差不多，他为人方正，不越轨，没有非分之想，他当教师倒是很合适的。我问过他，心里从来没躁动过吗？从来没有过机遇吗？他说有过，好运有时与他失之交臂，有时没有胆量抓住，溜走了。

他从吉林五中毕业的1931年，他与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一同去大连考铁路专科学校，他成绩优异，但也得有背景，他的好友向他交了底，他姐夫是大连铁路局的局长，有这样的靠山，应当是榜上有名的。考完试父亲便回到家里静候佳音，却不料左等右等不见录取通知来，朋友也音讯全无，父亲着急了，赶往大连去看究竟，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在父亲走后，他的同学和姐夫一起到海上游泳，遇到大风浪，一起溺水而亡。还有什么好说，打道回府，从此当上了小学教员。他是被祖父从家门赶出来的。十冬腊月牵着牛爬犁，上面驮着他的行李卷。到了妈妈那里，舅舅们全乐了，他只顾赶牛，却不知什么时候松了套，把爬犁丢了，爬犁上除了行李还有一件皮袄。现在只剩了他和牛。80年代时，我有一个堂六爷，给我写信，说我父亲上学时，他借过一件羊皮袄给父亲，父债子还，让我折成钱还他。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说从无此事，丢的皮袄也不是羊皮的，那是妈妈给他的。父亲说要钱可以，用不着编这样的理由。我给那位六爷汇了几次钱，当然与皮袄无关。

1945年光复前，他也有过一次机遇。他在伪满洲国当小学校长时，不肯让学生荒废“满语”，差点掉脑袋。所谓满语是中国语文，而“国语”竟是日语。又加上他庇护一位为中共地下党跑交通的教师，被日本人察觉，宪兵队长把军刀架在父亲的脖子上，以死来威胁，让他交出那位失踪的教员，然而他至死没说，日本人苦于没证据，也没奈何他，化险为夷。听过这段故事，我惊奇了，对父亲说，你胆也不小啊！父亲笑了，他说那是在悬崖上，挺住了也许不死，一晃荡就会坠下悬崖粉身碎骨。那毕竟是一个中国人良心的节骨眼啊！也许正是因为父亲这样的气节，1945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前后，他突然被任命为黑龙江区区长，并且发给他一只手枪。他干了几个月，当共产党完全控制局面

后，父亲自嘲地说他“急流勇退”了，坚决申请回到讲台前去吃粉笔灰。他被批准了，日后他的参加革命的学生都为他惋惜。他自己却说他不是那块料。我想，也许是源于他的胆小，他不承认。他自诩自己也是个风云人物，30年代初东北易帜运动时，他参加过拥护国家统一的学潮，面对军警的刺刀和一片“撂旗子”的威胁声，他仍然高举着青天白日旗，我称他是勇士，他却笑着说，他当旗手是因为他个高，一下子又把高的高度降低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们都不怕父亲，因为他脾气好。他自己解嘲，说古往今来没本事的人都没有脾气，因为没本钱。他从不打孩子，在我记忆中，他只打过我一次，而且他是认真动怒的，气得发抖。今天想来，打人动机依然是源于胆小。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的一篇作文，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我的班主任果鸿路先生很有文才，为人方正，是我崇拜的人。他严厉，同学都很怕他。有一次他出了《我的一天》的作文题，我居然一口气写了两千字，这已经够引人注目了，何况文中我用了诸如“早晨起来疏懒厌倦，拥衾而坐”和“百无聊赖”之类的生僻词语，这当然不是一个11岁孩子的感情和文笔，果先生便把我叫去，问我是从哪本书上抄来的。我很委屈，是从舅舅的日记上摹仿来的。他很感兴趣的让我把舅舅的日记拿来看看。我照办了。几天后，果先生把日记本还给了我父亲，当时我父亲也在同庆小学任教，与果先生同事。果先生感喟地称道我舅舅王守纲文采飞扬，是个大才子，又问此人现在干什么。其时七舅已经去世，他是个有学问且又愤世嫉俗的人，不管是旧中国还是伪满洲国，也不管是光复以后，他总是祸从口出，写的文章也屡屡惹麻烦。他死后，父亲把他的日记存放在我家一只柳条包里，轻意不示人，好像那里装的都是违禁品。没想到我不听邪经常翻阅。那天放学后，我见父亲板着面孔，样子从来没有这么吓人，我有点发笑。他不动声色地操起棍子，只说了一句“我叫你不听话”，便噼里啪啦地开打，打完了才问我，为什么敢把舅舅的日记往外拿。但他始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往外拿，直到我念了大学了，有一次他忽然想起这件往事，便问我知不知道那次为什么挨打？我怎么知道！他叹口气，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你七舅生性耿直，经常抨击时政，怕给他惹祸。我乐了，人已经死了，惹什么祸，还不是怕把祸惹到他